



庆春 著

玉损香消

玉 损 香 消

张 庆 春 著

※

长 春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 春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农 安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1/32 15.5625印张 40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7-80573-002-4/I·2

定价：5.15元

引 子

我所写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已经在我的头脑里装了四十几个年头。这也许是因为，从我刚记事时起，爸爸和其他长辈人，常常在我所居住的偏僻的山沟里的月光里，柳树荫下，一次又一次地讲得有声有色的原因吧。

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公美丽，温柔，贞洁，而又勇敢和神秘。

她在年方十六岁时，正在中学读书之际，由于受骗被卖到妓院，当了妓女。几年后，被赎当了土匪。在她二十三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便冠以“率众两千，乱世之匪首”的罪名，枪决于长春。

她的经历是自然地充满传奇色彩的。她的性格也是由柔到刚发生了剧变的。这可以说是必然的，又是反常的，当然也是具有强烈地戏剧性的。这便是使我在发表了长篇传记小说《神秘的女人》和《泪洒寒夜》之后，又着笔写她的主要原因。

应当说，自书中的女主人公被处决以来，在吉林省的辽阔大地上，以及在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广大地区的群众中，无论他们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也无论他们是从事那一种职业的人，或者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更无论社会在发生怎样的变革，都不断地在传说着她——“女匪驼龙”的故事。

在讲述到她的时候，众所纷纭。首先谈起的是一大串疑问：她那么年少，长得漂亮，是怎样进了妓院，又是怎么当了土匪头子的？……

有的人对她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说她是卑贱的下流之

辈，生活荒淫糜烂，大逆不道，是穷凶恶极的土匪和强盗，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把她枪毙了是大快人心的事。以此告诫女人不要离经叛道。

也有的人对她怀有几分怜悯之心，或同情感。说她是被旧社会所扭曲的人物，无法忍受旧社会的蹂躏和践踏，为了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被迫走上了落草为寇，与官府、豪绅作对的道路。使人们的心不能平静。

由于以上原因，在她被处决之后，《枪毙驼龙》、《烟花女匪》等等为题的唱本、小说、戏曲，不断问世。

但是，笔者无论用什么观点，从什么角度出发，都无法避免地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的不平和政弊。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她对统治者的反抗。使读者和观众对她产生惋惜与同情之心。因此，在民国初期，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都曾把有关写她的作品列禁。

然而，六十多年来，人们的嘴是没有被封锁住的。仍然把她的故事传了下来，几乎达到了老弱皆知的程度。

今天，仿佛她那温文尔雅，婀娜动人的少女时代的娇容和身姿时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她沦为妓女时被糟踏，受凌辱时的呻吟与反抗地叫骂声，乃至她当了率两千之众的土匪头子时胯下骏马的奔跑声，宏亮地喊杀声，也在耳边缭绕。她走上刑场时从容含笑的神态，射向她胸膛的子弹所发出来的沉闷的响声，也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象余音犹在。

今天，确实有条件对她作出近于公正的评价了。

作者就是从这一目的出发，把她摆到她所处的历史地位上，追溯一下她的经历及其所为，使读者对她有个较客观的了解。进而揭示一下旧社会的黑暗，残酷和无情，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为实现“四化”大业而奋力拼搏。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鲜花落春城	
——朔风·受贱.....	1
一、受骗卖身.....	2
二、偶遇歹人.....	5
三、拒受妓名.....	8
四、意外魔影.....	13
五、窃马欲奔.....	17
六、陷入圈套.....	20
第二章 不曾知己命	
——逛想·天真.....	28
一、出生辽阳.....	29
二、苦渡童年.....	33
三、渴望读书.....	37
四、锁儿解危.....	40
五、学画练唱.....	44
六、慈母授贤.....	47
第三章 丧父又亡母	
——只身·无依.....	53
一、亲人的泪.....	56
二、命途多舛.....	61
三、无碑的坟.....	65
四、接受遗物.....	70

五、意外噩耗·····	75
六、肝肠寸断·····	79
第四章 梦有巾幗志	
——怀恨·学骑·····	82
一、河边的泪·····	85
二、纵缰跃马·····	89
三、立志苦读·····	92
四、命若悬丝·····	97
五、晴天霹雳·····	103
六、仰首向天·····	108
第五章 不失民族魂	
——反日·游行·····	113
一、寂寂一身·····	116
二、忧心如焚·····	120
三、受人所欺·····	125
四、孤身受辱·····	131
五、酷爱骏马·····	135
六、迁居辽阳·····	141
第六章 受骗觅生路	
——挣扎·欲逃·····	146
一、智脱险境·····	149
二、情窦初开·····	154
三、不意受困·····	160
四、被胁无惧·····	165
五、许愿终身·····	171
六、笼中的鸟·····	176
第七章 终日思绝路	
——逃跑·待毙·····	180
一、恨满心头·····	183

二、人贱身微	187
三、愤世嫉俗	192
四、苦无知音	197
五、万念俱灰	202
六、阴阳相隔	207
第八章 喜逢假知音	
——失节·懷喪	212
一、特殊狎客	215
二、高情雅意	219
三、长夜奇谈	225
四、偶生祸心	231
五、失误不惊	236
六、挥器杀人	242
第九章 淑女困牢笼	
——咒地·祈天	247
一、魔鬼的梦	249
二、痛心入骨	254
三、羞辱难当	260
四、孤老无措	266
五、锐意待焚	272
六、叩首祈祷	276
第十章 梦中遇玉郎	
——悲欢·无措	281
一、蹊跷之梦	283
二、窗外回音	288
三、树下私会	295
四、仇恨满怀	300
五、苦诉衷情	306
六、海誓山盟	313

第十一章 巧度花烛夜

——预谋·私奔·····	318
一、情深似海·····	320
二、泪洒花烛·····	326
三、巧结姻缘·····	332
四、悲欢交加·····	338
五、践踏伦理·····	343
六、希冀之光·····	348

第十二章 恶讯不意中

——悲痛·欲绝·····	352
一、难卜吉凶·····	354
二、亲人背义·····	359
三、罪恶之路·····	366
四、忽闻噩耗·····	373
五、不意之音·····	377
六、空枕断思·····	381

第十三章 逢难识豪杰

——纵情·无犯·····	386
一、无价的泪·····	388
二、流血的手·····	392
三、苍天无情·····	397
四、多情自弄·····	402
五、空房忧思·····	408
六、不速之客·····	414

第十四章 施计救恩人

——刚直·勇为·····	420
一、节外生枝·····	423
二、偶逢知音·····	430
三、心照不宣·····	437

四、暗助解危·····	442
五、知恩欲报·····	446
六、难测真伪·····	450
第十五章 千金作身价	
——定策·出走·····	453
一、从容不迫·····	455
二、接女狎客·····	460
三、不其而然·····	468
四、情欲何消·····	474
五、见机而作·····	479
六、决计上山·····	484
后 记 ·····	489

第一章 鲜花落春城

——朔风·受践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的长春。

朔风大作。连日来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冻黄和扫光了城外天然生长的榆树、柳树、杨树等各种树木的绿叶。各种野草也都摇摆着枯黄的枝叶，低头挣扎着。

城市上空，被巨幅的破棉絮般的乌云掩盖着。飞扬着密麻麻的颗粒状的雪花。

长春这个城市，自一九〇五年的庚子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所发生的战争结束后，头道沟火车站以南属于日本人铁路的附属地。头道沟的日本桥以北的二道沟，是俄国人占领的势力范围。南关一带才属于非俄非日的中国主权范围。以后来改为长江路的日本铁路附属地的“横四街”最为热闹。居住的大都是日本人。经营服装、布匹、糖果、烟酒、食品、化妆品、照相、饭馆、娱乐等业的商行、店铺，有近百家。

在“横四街”附近，还有由日本人经营的“东群仙”、“西群仙”、“莲香班”、“艳春院”等较大的妓院。每个妓院都有二十名到三十名妓女。有的还是会弹会唱的日本名妓。此外，还有几家属于二等三等的妓院和设有女招待的“花烟馆”、“芙蓉馆”、“天仙居”等大烟馆。

中国的商人，在南关的桃源路和靠近日本铁路附属地近处，开设多家妓院。最为著称的是以“飞云阁”、“龙云阁”、“玉花春”等为代表的以天津等地的关里的姑娘为多的南派。有以

“素兰香”、“莲荷院”、“群仙玉”等以奉天一带的姑娘为多的北派。而南派的妓女，大都妆束时样，温文而雅，举止轻盈、缠绵多情。而北派的妓女则妆束华丽、性情火热、婷婷玉立、直朴开朗。而其它一些妓院则是不上数的。

可是，位于日本铁路附属地的靠南的日本街的四马路的西民胡同的一家素不扬名的由中国人开办的“玉满堂”小妓院，因为买进来一个艺名叫羞花的如花似玉的十六岁少女，顿时名扬长春城。窑主说：“我新买进来的这个姑娘，有南派姑娘的长处，也有北派姑娘的妙处。他是我的摇钱树，也是好色的有钱老爷和花花公子、少爷们的漏钱桶。”

然而，这个姑娘，却外柔内刚，象一朵带刺的散发着芳香而又美丽娇艳的玫瑰花。使窑主、老鸨等人，都动不得手脚。一些狎客不顾寒冷，闻风而至。花不起大钱的狎客也想看她一眼，享一下眼福。能花得起大价钱的，则想抢先包到她的房，得到首夜的“住局子”权。尽管他们焦急万分，淫欲大作，都因为这个“羞花”姑娘拒不接客而离去了。

一、受骗卖身

“玉满堂”妓院，所买的艺名为“羞花”的妓女，真名叫张素贞。她是前五天由于受骗，被卖进这家妓院的。窑主本想叫她从今天开始接客，可是她宁死不从。窑主只好暂时作罢。

张素贞是辽阳县人。在半个月前，她和她的少年时代结下深厚情分，默许终身的意中人金锁儿去县城的布匹店，给她选袄料，遇上了去奉天办事，途经辽阳下车，专门寻找张素贞的吉林陆军驻长春一师一团的营长于廷信。他是冒充经营布匹的商人出现在张素贞和金锁面前的。

于廷信这个人，虽然二十岁刚出头，却是个人面兽心，阴险、刁滑、心毒、手狠、吃喝嫖赌，无所不好的人。他在二十岁

那年，因为赌输了一大笔钱，躲别人的债，到陆军驻长春的第一师当了兵。他为了当上个官，不惜骗他的三个赌友到军队的营房偷枪卖。他便按约定的时间，把他们放进营房，又在他们作案时，开枪把他们打死。因此被直接擢升为营长。当了营长还不甘心，想当团长，因不懂军事，不会指挥作战，上边又没有根子，一时没有当上。不得不暂时另寻生财之路。他便带领几个士兵收四次大赌场，又以窝藏土匪罚，敲诈两家店铺，把一共得到的一千一百块银元，在四马路一家福州源布匹商店入了股，当了股东。他为了从奉天拿到一批当地产的黑白花祺布，推销一批日本产的东洋布，向部队告了个事假，便以这个布店的经理的身份去了奉天。他把这两笔生意所挣的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住在奉天太阳街一家高级旅馆时，认识了辽阳的一个布匹商。这个商人对他讲：“我们辽阳有个姑娘，长得太美啦。那真是倾国倾城之貌，羞花落雁之容。什么样的男人看见了她，都会两眼发呆，舌头变长，两条腿软得支撑不住身子。依我看，整个奉天城的大街上所走过的太太、小姐、女学生，没有一个能和她相比的。”

这对于廷信这个贪图金钱又迷恋酒色之徒，听他这么一说就已经神魂颠倒，为之心醉了。便追问起那个姑娘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和职业。

那个人说：“我也没见过。也只是听说，她姓张，才十六岁。住在辽阳最北面那条街靠近东头的一个小胡同里。住在那里的人户，一般都是卖大力气的，有的是工人，也有耕田的。真是美女出寒家呀。”

于廷信又催促说：“你还知道这个姑娘的一些什么？”

那个人说：“听说已经有人在她的身上打起各种主意了。只是因为她的年令还小一些，又很少出头露面。还听说，她的容貌长得虽然迷人，有着若人为之倾倒的魅力。可是，她的性情却很倔强，一触即犯，很暴烈。曾经有一个财主干爹为了想叫她给自己半傻半疯的儿子作媳妇，用全力保护过她。现在又有一个姓金

的小伙子常在她的身边。听说姓金的这个小子，会骑马，会打枪，体力很强。他们俩可能在暗下许下了鸾凤之好。”

于廷信听过之后，一夜没能合眼。他也想闭上眼睛，让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出现在他的梦里。由于高度兴奋，邪念作祟，思考着把这个姑娘弄到手，或被自己占有，或转化为金银、钞票。根本不能入睡。只好早早地起来，专程去辽阳，下了踏破铁鞋的决心，要把这个姑娘找到。

他到辽阳的第四天头上，便在布匹店偶然遇上了他要寻找的张素贞和金锁儿。他一见到张素贞，果然如他所闻，即刻使他这个声色犬马之徒，沉醉入迷了。然而，他又不能不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出一个接触她，把她弄到自己手里的妙策。于是，他故作坦然，点燃一只香烟叼在嘴里，抖一抖精神，挺胸阔步，在铺子里踱了一圈。随使用手抓起一个布头，用手拉一拉，认真看一眼又放下。便问店员：“我说小伙计，你们这里是否经营苏杭二州和无锡的绸缎批发？”

当店员回答他不经营批发业务后，他便作出颇有几分遗憾的神情，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原来你们是一家只经营零售的小店。我想从你们这里进一批绸缎的买卖是做不成了。”然后便把目光集中在张素贞身上。

此时，张素贞正拿起一块布料，朝自己身上比，叫金锁看。正好把全身的正面都出现在于廷信的视线里。当他认真凝神看去时，几乎使他惊叫起来。如果他不是事先就打听准确她就是张素贞，还会误认为自己步入了瑶台月下，遇见了仙女。会马上向她跪倒。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正象辽阳那个商人所说的那样，目光发呆了，唾液也从嘴边流出来。情不自禁地说：“真美呀，真美。那俊秀的脸蛋，长得那么俏，是那么工整。细嫩得比刚刚出水的荷花还娇艳。那双眼睛，不但又大又黑又有情，如果正面瞅你一眼，就能够把勾魂给进去。”他刚刚暗自说到这里，张素贞把身子转了过去。他也才松了一口气。他也发现，她的腰肢的款

动，象被轻风拂动的枝条，更显得窈窕、轻盈、柔软，充满着活力。他再听一听她的谈笑声，则是那么婉转、优美、悦耳、诱人动听。

张素贞主张买一块素色的布料。因为妈妈在死前曾经对她说过：“孩子，妈要知道你爸爸死得这么早，不应该叫你长得那么漂亮。自古美女多灾难啊。你可不要打扮得花俏了，对男人要多留神，不要给笑脸。要管好自己，照顾好自己。能这样，妈就放心了。”所以她从妈妈死后，一件颜色艳的带花的衣服没穿过。

金锁儿则想，自己从没有送过她什么好东西，给她买一身棉布衣料，也算是两个人私下定情的信物。为了高兴，为了把她打扮得更漂亮一些，执意要给她买带花的，颜色艳一点的。

他俩个人正在争执，商议不定时，于廷信却下定了把张素贞骗到长春，被自己占有、玩弄后，转卖进妓院的决心。然后，装出个大商人的派头，带着几分可亲可近的笑容，向他俩走过去。

二、偶遇歹人

于廷信懂得，要想得到张素贞，必须从金锁儿入手。男人往住是保护女人的墙，或难以跨越的深沟。有效的接触女人的办法，是要把男人这座墙变成一道门，把沟变成桥。

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和气派，没有歹意，又讨得金锁儿的高兴，走近金锁儿说：“这位兄弟，我是来自哈尔滨的布匹商。算是一家规模不算小的经营绸缎棉布的商行的经理。”

金锁儿见他头戴礼帽，身着毛料长衫，也算阔绰。又见他面带笑容，举止文雅，语气温和。便想问他是否与这家店铺有经营往来，更想问一问他作自我介绍的意思。还没待他开口，于廷信又说：“兄弟，你很有眼力。我正是要把你所要挑选的这几种花布，用零售价全部买走。这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牡丹江，都是时兴的花样。一些零售商店在柜台上都摆不住。”

金锁儿高兴地说：“先生，你看我还有点眼力吧。可是，她就不想买带花的。”

于廷信为难地摇一下头说：“你有你的心思，那位小妹妹有她的爱好。我这个外人可不好说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你把花布扯完，我就向这个布店的掌柜的提出要货了。”

金锁儿一听着了急，便和扭过脸去的张素贞商量。张素贞还是坚持要买素色的布料。

于廷信灵机一动，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是多言了。”并又充作经营布匹的内行说：“花布虽然有花布的长处，比如说，大花显得很开朗，明快，大方。小花显得别致、秀气、俏丽。素色的布也有它的长处，一般来说，是表现得内在，清秀和庄重。这也是年青的姑娘所喜欢的。”

金锁儿高兴地说：“你还是挺内行呢？”

于廷信说：“我刚刚接过父辈留下的家业，有百八十号的人要我掌管，不懂得能行吗。常言说，卖什么招呼什么嘛。”

金锁儿说：“先生说得对，没有绿叶不显得花红，没有平地就显不出山高来。看起来，她的主意是对的。”说罢，叫店员马上给扯十四尺苍兰色毛士林布。

于廷信趁机夸奖他说：“小兄弟，我看你也挺内行啊。我的商行里，要是多你这么个管事的，帮我带带人，我一定放心。”

“我是本乡本土的人，离不开家。再说，我也没有那分心计。”

“你别客气。我看你一定行。我的商行还需要不少人，很快就在吉林、长春设分支零售批发店。你想一想，要是愿意去，马上就可以走。”

金锁儿觉得他说得挺认真，思索一下说：“等我想好了再回你一个信吧。请问先生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怎么找你？”

于廷信说：“我住在这里最好的一家客栈。就是街里的宾如

客棧的小樓上。”他说到这里，没等金鎖兒再说什么，就转过脸，假惺惺地对店员说：“我说，小伙计，你这里的所有花布我都买下来啦。立即给我点货。”

店员吃了一惊，吞吞吐吐地说：“先生，我们的货不多。除了在架子上摆的再就没有了。我不敢作主，请你等一等，我去禀报掌柜的一声，再给你回话。”

小店员进了店铺里屋之后，于廷信对金鎖兒说：“他们掌柜的要是同意把货全部卖给我，你就帮助我点货，打包。从现在开始，你就算是我手下的伙计了。先付给你十块大洋的工钱。”

“先生，我还没想好呢。”

“你放心，跟我经商是不会吃亏的。就凭你这个聪明劲，我也会高看你一眼。”

“我要是真给你当了伙计，你可能又看我不是料了。”

“我想是不会的。你要是干好了，就可以叫你入股，当股东，当掌柜的。我的商行大着呢，我还想把分支机构设到奉天和天津去。你愿意到那里去也行。”

他俩正说着话，小店员急匆匆走回来。对于廷信说：“先生，我们掌柜的说啦，我们的铺子全靠这点货支撑门面，又眼看价格在上涨，不能都卖给你。”

于廷信便就此下台阶。装作遗憾地摇摇头说：“买卖买卖吆，我愿意买，还得你们愿意卖才能成为生意。”

离开这家店铺，于廷信叫过来一辆马车，对金鎖兒说：“小兄弟，用不用送你们一趟？”

金鎖兒急忙忙地摆摆手说：“不敢，不敢，不必，不必。请您上车吧。”

于廷信说：“关于我要你到我开的商行去工作之事，是我看中了你这个人，请你不要有任何勉强。”

金鎖兒对他说一句：“好吧，让我再想一想。”拉张素贞一把就走开了。

于廷信坐上马车，用目光死死盯住张素贞远去的背影不放。好象把他全身的热量，他的视觉，他的听觉，他的嗅觉，乃至他的心都带走。只剩下他一个躯壳。当张素贞的身影消失了，经马车夫的催促，他才恢复了知觉一样。

他回到客栈，端起辽阳老白干，猛喝几口。又哼了几声叫别人听起来很难入耳的小曲，一栽头，躺在床上。咧着嘴，闭上眼睛就作起他的桃花梦和金钱梦了。他想，倘若是攫取张素贞的计划得到成功，就有了升官发财之本，也找到了窃玉偷香，发泄淫欲之路。如果把她送给师长作小老婆，师长会赏给他一个团长或团副当当；如果把她卖给妓院，少则也得一千八百块大银元；若是叫她给自己当二房老婆，也会使自己心醉神迷地痛快一场。他想来想去，还是认定把她卖进妓院得到一笔巨款合算。再一想，如果把她化定身价后，把一半现款拿到手，把另一半当作姑娘的人身股入到妓院里，可以月月分“红利”，将得的更多。

他想着想着睡着了，还在梦中当上了窑主，并给张素贞起个“羞花”的妓名。张素贞拿起放在他面前的茶壶，狠狠地向他的头上砸去。热水和鲜红的血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他从梦中被惊醒。

三、拒受妓名

于廷信从梦中醒来后，从床上爬起来，定定神，把屋子看了一遍，用从鼻腔里发出的声音笑几声，自圆其说地说：“作梦，作梦，成是破，破是成，红是白，白是红。看来，我一定能把这个小妞妞弄到手，卖他去当窑姐子。”

就在这时，金锁儿和素贞到了素贞住的和别人挨脊的独院的两间小草房。

这两间小房没有什么陈设，却拾掇得很干净。门窗都很严禁。窗户是带窗户板的，外屋门的里边又加一扇板门，是在里边